

谁在误读螽斯

程耀恺

昆虫在人们眼中，通常是微不足道的，然而也有例外，“促织”凭借《聊斋》而闻名遐迩，“螽斯”结缘《诗经》而享誉古今。

其实，促织与螽斯，还有一个广为人知人的名字：纺织娘。

将促织与纺织娘划等号，阻力估计近乎零，至若螽斯，古今跳出来投反对票的人，为数不少。关于“螽斯”，毛苌说：“螽斯，蚣蝢也。”孔颖达认为：“此言‘螽斯’，《七月》云：“‘斯螽’，文虽颠倒，其实一也。”陆玕有补充：“幽州人谓之春箕。”朱熹在《集传》里写道：“蝗属，长而青，长角长股，能以股相切作声，一生九十九子。”毛、孔、陆三位老大人，以名词解释名词，让人一头雾水，朱熹有描绘，且确指为“蝗属”。一直到清末，注经解经的先生们，依旧兴高采烈地在毛、孔、陆、朱划定的圈子里打转转，风流所及，早年一家晚报的副刊上，刊登一篇题为《“诗经”中的诵蝗诗》的文章，作者裁定：这里的“螽斯”，就是“蝗虫”！

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吧，是周六的下午，给外孙辅导《周南·螽斯》。为了加深印象，特意找来《辞海》和日本人冈元凤的《毛诗品物图考》，二者都有螽斯图，可小家伙不习惯这类黑白线条的图案。他转而求助网络，且轻而易举就在百度上搜索到了“螽斯”。其上不独有多幅螽斯的标准彩色图像，还附有与蝈蝈与蝗虫的比较图。螽斯瘦而长，蝈蝈短而胖，一眼就能辨别开来。文字的介绍则更为详实，螽斯属于直翅目螽斯科，蝗则属直翅目蝗虫科。至此，宋代大学问家朱熹“蝗属”之说，看来要打个问号了。

外孙似乎也看过副刊上的那篇文章了，悄悄问我：怎么还有人拿螽斯寻开心？这是一言难尽的事，跟一个孩子无法说清，我只好对他笑了笑，搪塞过去。

《螽斯》在《诗三百篇》里排序第五。全诗三章四句，每章前两句状物，后两句抒情。

所状之物是多产的鸣虫，抒情只限祝愿“宜尔子孙”，“宜”训为“多”，“子孙”对个人而言，是生命的

延续，对家族来说，是发展的希望。多子多福，当是华夏先民的固有观念。对照三百篇，首篇《关雎》写男女之爱，第四篇《樛木》写嫁娶，《螽斯》紧接其后祝颂“宜尔子孙”，有人说这是编者的苦心孤诣，想来不无道理。

“螽斯”，被挑选出来作为一首诗的核心意象，说它是“比”也行，是“兴”也可。古人在对山川鸟兽草木鱼虫的细致观察过程中，渐渐产生一种体物之心，而此种体物之心，用来抒情表意，则进一步增强与自然的亲切感。譬如螽斯，一鸣虫耳，声音固然悦耳，然而不若它的多子多孙，倘若我具备螽斯的能力，则“振振兮”（子孙兴旺）、“绳绳兮”（世代绵长）、“蛰蛰兮”（和睦欢畅），这里，诗人三致其辞的“宜尔子孙”，实则是植根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人之常情。

诗三百篇，有美，有刺，有美中带刺，亦有刺中含美，坦坦荡荡，不欺暗室，这正是它作为文学源头的质朴与深厚所在。然而事情到了某些文人那里，特别是脑子里有些贵恙的文人那里，就变了味，他们专事在自然与人心里灌注意识形态。以此诗为例，《小序》谓“后妃子孙众多”；《大序》则说“若螽斯不妒忌，则子孙众多”。在我看来，《螽斯》的作者，不过借螽斯为比，未尝存什么显颂君妃之心，如此误读与歪读，读者受不了，螽斯何尝不于心有戚戚焉。

本来，经过“五四”启蒙运动的洗礼，随着科学知识的日渐普及，螽斯与蝗虫的界线早就一目了然。然而仍旧有人锲而不舍地与螽斯过不去，顽强地在螽斯身上灌注有悖物理人情的意识形态，偏说螽斯就是蝗虫，蝗虫即是害虫，统治阶级（周王朝的皇族）亦是害虫，害虫到了秋冬，只有死路一条，蛰伏到地下。于是在他们眼里，《螽斯》成了“诅咒之歌”，似乎一把伪装了两千多年的利器，在他们手里被发掘出来，揭示出来。

只是一个自然现象被他们忽视了：蛰，不等于消亡。惊蛰一到，古代诗人必微吟“众蛰各潜骇，草木纵横舒”。现代诗人会放歌“揭开了土被，到太阳底下去爬行”。螽斯也好，蝈蝈也好，蝗虫也好，照样生生不息，它们才不管什么误读歪读，什么意识形态。它们是自然之物，它们只对自然规律顶礼膜拜。

干嘛老跟螽斯过不去？它仅是一只鸣虫而已。



劳动的人们 孔祥秋 摄

丽人行

魏芳芳

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真是典型的江南三月天。刚踏上小路，就看到高大挺拔的石楠树上团团绿白的花簇，细碎的小米粒从地上开到了高空。真没想到，味道熏人的石楠作为琼花之路的首发，有新叶初发的娇嫩，有白中带黄绿晕的稚气，更有气冲云霄的豪迈。绣球荚蒾雪白之花球压弯了枝头，雍容典雅，依偎在石楠的身边，像一对姐弟。一位老人家在树底，弯腰起身，再弯腰起身，不知练的什么功。

小径上最多的是琼花。琼花轻盈如玉盘，八朵五瓣花围成一圈，拥着簇簇金黄的花蕊，所谓“聚八仙”是也。“维扬一枝花，四海无同类。”犹记得多年前春日，特地去扬州看琼花，瘦西湖和扬州大学的琼花只是多，并没有很古老的树。扬州琼花名闻天下，据说始于隋炀帝，只为一睹琼花的芳容，开凿大运河，从涿州到扬州，途径我的老家泗州。泗州至今还留有隋唐大运河遗迹，今年春天回家扫墓，特意去大运河，清澈的一湾静水，舟楫远去，只有柳林和麦苗，蛙声阵阵，隋炀帝的目光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风尘里。

两只珠颈斑鸠在小路上漫步，像一对结婚多年的老夫妻，目视前方，不说话，步调一致。我的脚已经快踩上它的影子，它们才从容地跳到草丛去。

琼花林枝枝相交，白花覆着绿叶，虽艳阳高照，不减幽静。偶尔遇到两三个老人，坐在椅子上打盹。有个年轻人跟着一个推三小轮车的孩子上来：“咱们跑步吧，看谁跑得快！”爸爸对儿子说。穿黄色运动衫的小孩子立刻扔了车子跑了起来，黄色的小身子跑过一棵棵琼花，欢乐的笑声打破了宁静。

还是觉得少了些什么？这么美好的上巳节，怎么可以没有丽人行呢？

仿佛知我心意，忽然从小径另一头飘来三朵轻云般的女子，她们已经穿上了薄薄的夏裙，边走边对着花树轻声呢喃。一袭白裙的长发女孩见了一枝垂下的琼花，把包往地上一扔，奔了过去，对同伴说：“这枝好！”

我可没见那枝有啥好，垂近地上的枝条上只有树杪开着一朵琼花，还稀拉拉的。

白裙女孩迅速躺在枝条下方，树底种了些草，还有些泥，她就戴着草帽毫不顾忌地躺着，不停地说着自己

的想法，另外两个女孩也早把包扔地上，按照她的指示找角度取景。她把枝条拉在胸前，侧身凝视我完全看不上的花。鹅黄裙女孩弯腰把她的白裙子扯得更宽展些，绿裙女孩站着用手机沿枝条的绿叶走向拍了两张，继而从包里摸出一个相机，多次取景，才满意地按下快门。

作为一个好奇的摄影爱好者，我很想看她们怎样把这平淡的树枝拍出不凡来。绿裙女孩对地上的模特说：“把枝条从胳膊里穿过，对，放在胸前。”白裙女孩戴着手编草帽，黑发铺地，露出白皙的半边脸，微闭双眼，侧卧，把满是绿叶的树枝摆在胸前，绿裙女子用手机试拍几张，然后才用相机正式拍。

“别动！”地上的白裙女孩不知什么时候，手里也握着同款相机，对着绿衣女子咔嚓一张。当时绿衣女子正一手抚着树枝，刚好她的脸被枝条上的另一分叉枝条遮住半边，绿叶从她的头顶一路倾泻而下。

“你的身体里长了棵树！”黄裙女孩也早已卧倒在泥地里，手握同款相机，对焦绿衣女子。这三个女孩把一条树枝拍了又拍。

“你又要漂白裙子啦！”绿裙女孩拉起白裙女孩，白裙子上染了斑斑草绿。

“没事！”白裙女孩一脸的不以为意，倒是黄裙女孩掸了掸衣服上的草，嗅了自己一声。

我问能不能看下拍出什么艺术效果，绿裙女孩说看不了，是胶卷相机，得冲印。原来她们拿的都是胶卷相机。不过她给我看了手机试镜的照片，果然，角度曲奇，一行绿叶从身体喷发，极具现代艺术风格。

我不禁对她们刮目相看，随手可以按下无数快门的电子时代，她们拿起了堪称古董的胶卷相机。胶卷有限，要有对拍摄主体的仔细斟酌，还得有成竹在胸。以为是专业创作，她们咯咯笑：“非专业，只是爱好啦！”

三个女孩背上包走了，看着她们妍丽的衣裙，窈窕的身影渐渐隐在琼花林深处，想起遥远的长安，一千多年前的那个上巳节：“三月三日天气新，长安水边多丽人。态浓意远淑且真，肌理细腻骨肉匀。绣罗衣裳照暮春，蹙金孔雀银麒麟。”今昔丽人一比，我总觉得自己比老杜更有眼福。

